

國學叢書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③
周駿富輯

碑傳集

(四)

卷五
卷六
卷八
一至

(清)錢儀吉纂錄



明文書局印行

碑傳集卷五十一目錄

翰詹下之下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趙懷玉

又洪稚存先生傳謝階樹

又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譚敬

又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洪亮吉

張編修惠言墓誌銘譚敬

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高澆然

又隱屏山人陳編修傳阮元

又儒林傳福建通志

又陳恭甫先生家傳周凱

W-1000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filled with a series of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a grid-like pattern. This appears to be a scanning artifact or a placeholder for a table.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extend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page. There is no text or data within this grid.

109-004

翰詹下之下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

趙儀玉

君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穉存曾祖璟山西大同知府祖公案考授直隸州州同贈儒林郎祖妣趙氏懷玉之王姑也考翹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妣蔣氏先世居歙縣之洪坑大同君與先曾祖侍讀君同歲拔貢遂締婚姻儒林贅於趙始為武進人君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出諸同學上乾隆己丑年二十四補縣學生員朱學士筠視安徽學往從之遊所交多知名士始君好詞章至是迺兼治經甲午中副榜貢生庚子中順天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及詳覆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謬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王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故事未散館翰林無為學政者蓋異數也在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為部議所格教士敦厲實學購經史足本及通典文選等

書俾諸生誦習所識拔者多擢科第去由是黔中之人爭知好古丙辰
充咸安宮總裁丁巳三月入直

上書房侍皇曾孫奕純讀書戊午弟騫吉卒於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
官之義乃引疾歸己未正月

高宗純皇帝升遐赴都哭臨四月充

實錄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八月乞假擬俟送

梓宮後南還時川陝之賊未靖

上宵旰焦勞君目擊情狀欲有獻替願編檢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成親
王及座主朱尙書珪劉尙書權之冀其轉奏成親王以原書進呈大指

謂

聖躬宜勤政遠佞臣工多奔競營私語過激有

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當君大不敬擬斬立決

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甯管束當會鞫時予省之鄙虞司次日

省之刑部獄第三日追送廣甯門外雖勉以正誼而生死未卜泣不能
忍君則辭意慷慨略無可憐之色未抵戍所將軍奏該員如隘故轍當

一面正法一面人奏奉

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因而得免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令回籍旋得甘雨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及將原書裝
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計居伊犁甫及百日自新疆闢後漢

員

賜環之速未有如君者自此枕肱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卒得告終家

衛

上之成就而安全之者可謂至矣君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好遊居里中
觴飲無虛日丁卯吾鄉歲祲首請當事設局振濟而自捐金爲倡主其
事頗力城鄉之民賴以就蘇君厚於天稟精力過人然明恩怨別是非
少容人量遠達負氣罵座予好辨每與之爭至面項發赤不止君嘗語
予人孰無病要自有其真耳君若後吾死銘誅當不出君手幸無失吾
之真也豈知斯言遂爲今日讖哉詩文涉筆有奇氣生平所著書凡二
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理沿革尤所顯門云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
日卒春秋六十有四配蔣氏前君卒子五人齡孫嘉慶戊午舉人議敘
知縣盼孫塲符孫國子監生胙孫麟孫女一適江陰繆梓孫四人以是

年十二月己酉葬武進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穴餘孫等來乞銘予既與君中表又數十年麗澤之雅周知始終無以辭也銘曰

君之制行唯孝友爰及宗嫻如身與手君之致身在忠讜

主聖臣直令終高朗君之力學經為基六書指掌九域列眉君之行文

古是則瓌璋連狝焱馳電激吁嗟乎編修家邦之華年甫協乎卦氣託

體山阿謂予言為可信庶識石而弗磨

又洪稚存先生傳謝階樹

洪稚存先生亮吉江蘇陽湖人也其先宏氏居歛之洪坑唐時有經綸

者為宣徽觀察使避敬宗諱改為洪氏三十六世至亮吉高祖德健德

健生璟拔貢生累官山西大同府知府有政績璟生公案贊於常州遂

占籍焉公案生翹翹生亮吉蓋其自敘云爾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隨

母僑居外家蔣氏童時能為詩古文辭及壯伉奕有志節後數歲母病

中風卒亮吉時在處州聞疾馳歸比至里得實大哭昏絕方度橋墮水

流數里至滕公橋有汲者見其髮持之則鬪然人也呼眾其昇出之識

為亮吉未甦而哭不絕聲觀者皆垂涕目之曰是固東家洪氏子耶孝

哉為母故遽至於此時冬月寒甚僵伏不動有蔣松園者解己衣衣之

始至家終喪如禮以不得視母含斂遇忌日輒不食又以聞母疾時方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其天性如此又數歲遊陝之西安其友黃景仁亦客安邑將死詒書託以身後事亮吉得書即四晝夜馳七百餘里至安邑扶其柩奔里且營葬焉其風義皆此類也乾隆五十五年舉禮部會試廷試第二人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奉命為貴州學政故事翰林未散館無為學政者有之自亮吉及修撰石韞玉始

今上元年四月散館留編修職如故旋充咸安宮總裁明年入直尚書房又明年大考翰詹諸臣上命諸臣擬征邪教疏是時川陝楚三省賊氛未靖亮吉指陳規畫慷慨千餘言無所為忌諱閱卷大臣嘆其切直署三等又明年

高宗純皇帝上賓亮吉充實錄館纂修五月教習庶吉士於是上方親政詔求直言極諫之士亮吉念身自微賤受知兩朝通籍才數年間遂居侍從之列歷試諸職欲終不言則非人臣罪

兩朝通籍才數年間遂居侍從之列歷試諸職欲終不言則非人臣罪

躬之義言之又慮其不可以徑達也自聞

詔後累月不知寢食一日奮曰吾寧諤諤而死不能默默而生乃反覆極陳時事爲三函一寄成親王一寄故大學士朱文正公珪一寄今兵部尙書劉權之代奏明日成親王等以亮吉書奏聞有

旨覈職逮刑部獄命王大臣等鞫訊王大臣等當以大不敬律斬立決入奏當是時中外惶惑謂亮吉禍且不測內閣中書趙懷玉亮吉同里友也卽獄而訣之以酒懷玉一滴不能下咽欲語而復止者再亮吉察其有異卒問曰何哉君乃作此面目向人豈有所言耶何囁嚅也懷玉未有以應已而哽咽出聲曰聞有

旨亮吉方伏案大唱遽仰首曰我知之斬立決耳因字謂懷玉曰味辛吾乃今日知死耶君何爲然也顏色不亂飲啗如平常當是時監視者伺於門行刑者屬於道而不知

上之聖明竇無意死之也於是朱珪入見免冠頓首曰亮吉小臣妄發罪死不赦然亦愚忠人也固當容之

上意愈解曰朕亦極知亮吉無它腸然戇甚亦不可不示薄懲是日得旨成伊犁亮吉旣出獄將行度無所得貨滿洲今禮部侍郎成格時官

戶部主事貧甚又雅未識亮吉聞其無貨用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盡餽之乃就道亮吉之行也居民聞其將至團觀而拜於馬前相與咨嗟歎息曰此所謂不怕死官洪翰林也將宿或薦酒饌已寢則置牖上以首敏戶闔而去問姓名亦不告又明年二月亮吉至伊犁四月京師不雨上命清理庶獄閏四月三日猶不雨故事戍伊犁者滿三年乃入奏是日特旨赦洪亮吉回籍詔午下而夕大雨亮吉居伊犁僅百日漢臣賜環之速未有如亮吉者亮吉歸自號更生居士後數歲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亮吉雅好游覽自吳越楚黔秦晉齊豫山水履跡幾徧焉生平著述最富有附鮫軒卷施閣二集及它詩文志乘若干卷行於世史官謝階樹曰先生上書時豈復知有生死哉忠義憤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焉

天子既已薄其罪矣又以其書宣示王大臣蓋聖人之容諫求言如此也當斯時也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臣不言而文學侍從之臣言之嗚呼其志亦可哀也已

又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
 為家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案候選直隸州同知贊於武進趙氏
 武進後分陽湖君為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
 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橐筆游公卿間節
 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靄吉不敢訃為書言母疾甚促君歸
 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
 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颯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共舁
 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
 試中式更十年為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
 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為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
 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
 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
 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
 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靄吉之喪乞病假
 歸後

高宗純皇帝升遐座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
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而
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
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已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
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並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卽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
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洵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
玉見君縲紲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
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犁明年京師旱
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
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
於母黨一子齡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胙孫次齡孫君學無所不
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
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
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

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日哺
攜大奴叩戶入日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隻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酌
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
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顛倒英豪激揚權
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氣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
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

聖主受殊恩非伏鎖囊街則襲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
歎焉

又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 洪亮吉

編修洪某頓首肅啟成親王府中下執事日侍

三天道隨匝歲嗣以疾病旋里伏影閭門正月中恭讀

高宗純皇帝遺詔自以曾值內廷受

恩不次聞信星夜奔赴入都得望

殿廬隨班哭泣螻蟻下誠藉以稍慰到日又蒙

派修

實錄因假寓古寺百五十日今第一分稿本業已進呈某隻身而來者

也無車馬無禦寒之具不獲久留叩送

梓宮之次日即請假遣回已得請於院長矣然區區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上則不勝犬馬戀

主之誠下則不敢忘師友贈言之義蓋某詞臣也本無言責但自思通籍以來不數年中受

國家逾格之恩者屢矣夫受恩不酬非國士也有懷不盡亦非人臣所敢出也今謹擇其尤要者陳之左右備執事造膝沃心之一助焉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而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機局尙未轉者推原其故蓋有數端某以為勵精圖治當一法

祖宗初政之勤而尙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而尙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

治則欲肅而未肅何以言勵精圖治尙未盡法也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又竊恐退朝之後俳優近習之人熒惑

聖聽者不少此皆親臣大臣啟沃君心者之責也蓋犯顏極諫雖非親臣大臣之事然亦不可使

國家無一嚴憚之人乾隆初年

純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時大臣如鄂文端朱文端張文和孫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師傅自居某恭修

實錄見自雍正十三年八月

親政之日起以訖乾隆初年一日中

硃筆細書折成方寸或詢張鄂或詢孫朱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日或

十餘次而諸臣中亦皆隨時隨事奏片質語直陳是上下無隱情又側

聞京師耆老人言乾隆初村里童嫗進城皆北向叩首曰

聖人出矣菩薩出矣乾隆初政所以克紹

聖祖

世宗度越百王而使億兆傾心如此者

純皇帝固聖不可及而亦眾正盈朝前後左右皆嚴憚之人故也一則

處事太緩夫四海九州之事日不知凡幾矣又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後

八年之中權私蒙蔽事之不得其平者又不知凡幾矣千百萬中無有

一二能上達者即能上達矣未必即能見之施行也乃有赫然出於

睿斷必欲平反如江南洋盜一案者參將楊天相有功駢首洋盜某漏

網安居皆由署總督蘇陵阿昏愼糊塗貪賊玩法舉世知其冤至今海